

巨臂譜寫的
時代交響曲



貴州省建築工程總公司

国庆35周年报告文学专辑

贵州省建筑工程总公司

《巨臂谱写的时代交响曲》编委会

名誉主任：赵唤民

主任：申汝达

副主任：安天秀 冯 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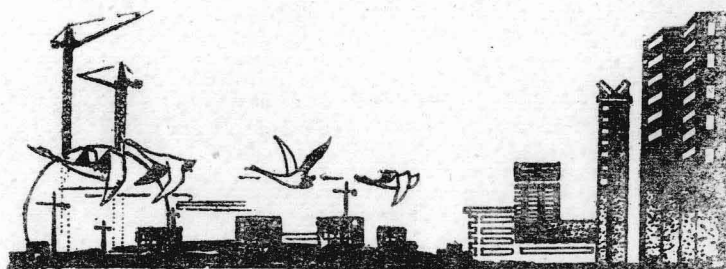
委员：申汝达 冯 英 刘天智 刘致民

安天秀 汪 洋 何荣书 骆开鼎

赵唤民 高成华 曹正云

献 给

为振兴贵州，勇于改革，献
身四化，热爱事业，勤奋工作的
同志们！



贵州省建筑工程总公司编委会

目 录

这仅仅是一首序曲（代序）.....	赵唤民（1）
揣有金钥匙的人.....	张中明（3）
为了祖国的荣誉.....	高成华（23）
她有一颗暖人的心.....	骆开鼎（42）
深深的脚印.....	冯 艇（55）
爱的天平.....	高成华 杨麒麟（63）
呵，挚着的爱.....	罗东升（81）
死神面前的强者.....	冯 艇（96）
兰天飞云.....	邵 华（104）
良 友.....	冯 艇（115）
无影灯下送春风.....	赵文林（128）
人生的价值.....	钟运龙（139）
路.....	金 尧（158）
驾驭生命的强者.....	王忠啸 马开强（174）
情深意美.....	冯 英（188）
心之歌.....	晏 明 潘福群（198）
冰清玉润.....	陆 洋 英 艇（208）
追 求.....	高 亭 杨麒麟（228）
他为大地添新姿.....	吕茂廷 潘福群（244）
春光在前.....	钟运龙 兰中音（258）

这仅仅是一首序曲（代序）

赵唤民

报告文学集《巨臂谱写的时代交响曲》与读者见面了。这部反映我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广大职工精神风貌的报告文学编辑成书，无疑是我们建筑工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值得可喜可贺的事。

读了这本集子，里面一篇篇记录建筑工人改革壮举，高尚情操，闪光事迹的作品，使人心潮难平，思绪万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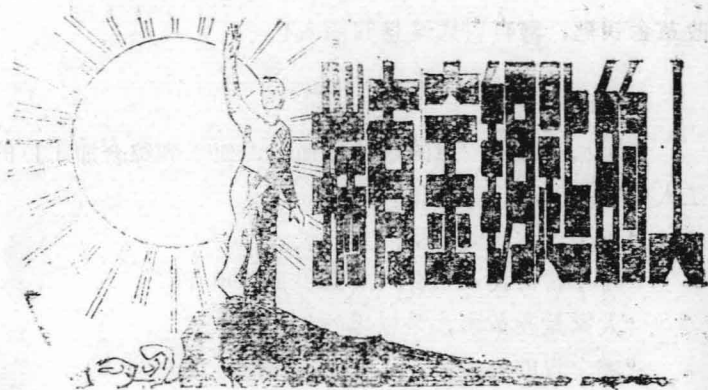
省建总公司这支基本建设战线上的队伍，在建国后三十多年的历程中，遵循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后，乘建筑业全面改革的东风，形势更加向好。在这支队伍中，涌现了一大批思想解放、有胆有识、立志创新的开拓者和呕心沥血、勤奋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以积极进取的坚毅精神，为我省建筑业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建筑业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奋战在施工第一线的同志

们，一年四季，南北转战，东西跋涉；冒严寒、顶烈日，露宿风餐，他们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工作，使一幢幢高楼大厦在绵绵起伏的贵州高原上拔地而起。他们不愧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尖兵。

这本报告文学集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业余作者用饱蘸热情的笔墨，讴歌了新时期的闯将在建筑业的天地里创造的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在他们中间，有支持改革，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省建四公司党委书记康兴诗同志；有勇于开创新局面的综合加工厂厂长王明振同志；有勇于实践，对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副总工程师何荣书、杨明同志……这些同志的精神和事迹，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扬和信任，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近年来，我们建筑行业的业余作者、宣传干部，以众多的模范人物为榜样，利用业余时间，奋笔疾书，编写了这部近二十万字的报告文学专集。我们谨向为编、写此书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同时，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际谨将此书作为我们建筑业腾飞的一支序曲，献给常年建筑工地上奔忙的劳动者，献给热情关注我们建筑业的支持者，献给正在探索中国建筑业发展新路的改革者，拼搏者！



张中明

小引

“人生能有几次博”？——这是人们普遍熟知的道理。倘若一个改革者耗尽他的心血，使一个无力自拔，年年亏损几十万元的穷工程队，在短短的时间里，变成一个拥有办公楼，有仓库、基地、加工厂、盖起单身宿舍，家属宿舍……盈利还高达二十四万元的富裕队。这在今天千千万万个改革者中间，人们会认为是件平常事情。那么，当这个改革者又投身于另一家一蹶不振的工厂，承担起全面整顿、改革的重担，又在短短的四个月的时间里，使这家工厂盈利十九万元外、还花了十几万元修起厂区公路，增建了工作场地，为职工添置了两辆舒适的大型客车；八百余名职工，每人奖励一套价值六十五元的呢料厂服……这总算得上是奇迹了吧？他，就是省建综合加工厂厂长王明振同志。一个称得上揣有

改革金钥匙，富有时代气息的能人！

王明振一登上厂里的敞篷交通车，便听到综合加工厂的工人们在他背后窃窃私语：

“看了，这就是我们的新厂长。”

“啥子新厂长？”有人故意提高了嗓音。

“人家是改革家，是棵摇钱树。”

“哪个说的？”

“总公司领导说的。”

“啧啧！从今天起，咱们得抱死这棵摇钱树。腰包不鼓起来，龟儿才丢手！”一个工人装得一本正经的样子，边说边做怪样，在车箱内引起一阵哄笑声。

“你龟儿当心点。”又一个善于打趣的人说道：“要是抱不紧，跌你个屁股朝天，你才晓得厉害！”

“是哇，到时候人家屁股一拍，又走马上任去了。你才晓得锅儿是铁铸的。——掐掐手指头算算看，厂长换了好几批，哪个厂长在综合加工厂搞出名堂来？”

“个个都是牛皮大王！”

“哈哈……”

仿佛，这一个细瘦，面容腊黄，没有惊人气派，没有架子，态度和蔼……的新厂长，并提不起工人們的劲头，更不象总公司领导给他们介绍的那样，是个改革者，是棵摇钱树。

在轰笑声中，王明振不由得也微笑起来。他就是他，他

的思想观念里，从没有装腔作势的恶习。那种新官上任三把火，抓典型治它一治，整它一整的程咬金三板斧做法，他要不来。想一事不做，首先在群众中树立威信，建立自己的核心的做法，同卖狗皮膏药的江湖术士一样可笑！

敞篷交通车在公路上疾驶，料峭的寒风夹杂着初春的气息迎面扑来。才停歇不久的毛毛细雨，此时又纷纷飘洒起来。风是刺骨的，雨水是冰凉的，王明振拭了拭已经麻木了，的面颊，感触到一阵阵凉意浸透全身，不禁打了个冷噤。鼻头堵塞了，隐隐发酸，这是他那羸弱的身体经受不住风寒，感冒趁虚而入的征兆。脑海中，浮现出厂党委书记老徐的话

“老王，从明天起，你就乘坐北京吉普上班吧。”

他不加考虑地拒绝了。在他的人生准则里，那种害怕实际工作，贪图享受，好大喜功，搞特权……的行为，只能使即将进行的事业功败垂成。即便有朝一日醒悟过来，也只能叹息几声“悔之晚矣”的过头话了。尽管现在，他对改革、整顿综合加工厂的信心不足，甚至有些后悔，但是，他那习已为常的准则，却首先促使他置身于工人当中了。

此时，行驶着的交通车上，有个工人唱起一支自编歌曲，哄笑声中，王明振听出了大概的意思：厂长是个大骗子……；车间主任中骗子……；班长哥儿小骗子……。

是奚落，还是鞭策？初来乍到的王明振感到很不是味道。他抬起脸孔，仰望着细雨迷漫的远方，云遮雾翳的山峦只留下一道黑糊糊的轮廓，使他的不安与忧虑更加重了……

“王明振呵王明振，你是个只有二百多人管理经验的小

工程队队长。”他自问自地：“这么个复杂的烂摊子，你收拾得起来吗？省综合加工厂几易领导，难道就只有你有能耐？你逞啥能呵！”想着想着，他不由得狠狠地责骂起自己来……。

说真的，他听到总公司党委决定，他去担任加工厂厂长职务时，他惊诧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了。

总公司党委清楚：多少年来，这个六三年毕业的土木工程系大学生，默默地，任劳任怨地在基层工作二十二年有了相当的施工经验和领导经验。他执笔抄写并发表的《小沉井基础施工》经验，获得全省科技成果奖，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省科协发给他们五百元奖金……这笔钱，至今还留存在四公司帐户上。

总公司党委也清楚：原四公司三队，是一个收也收不拢，提也提不起的烂摊子。一个穷得连办公地点、办公用具都没有，年年亏损几十万元的落后队，假如要提谈这个穷队要盖单身宿舍、职工宿舍的话，那简直是奢望！那时，王明振还是技术科科长，组织上决定他去担任三队队长。这个患了十几年肝炎病的技术科长，二话没说，毅然去了。结果呢，三队在他的带领下，全体职工拧成一股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终于打了翻身仗，吐出了积郁在胸中已久的闷气。在那些非凡而艰难的日子里，既无畏又无私的王明振早，已同每个工人，每个管理干部，结下了患难与共的情感。人非草木，一俟王明振调离四公司的消息传出去，与王明振一起治队创业的支部书记田茂春首先找到总公司党委来，无论如何都舍不得王明振调走。听说，不少工人还跑到他家里去，依恋

不舍地哭了一场……。涉足于三队工人中间，他们都称王明振是“我们的队长”。呵，这是多么自豪，多么亲切，多么普通与朴质的称呼啊！

……所以，当王明振听到总公司党委要调他到综合加工厂去时，他的惊诧，一方面来自总公司党委对他的信任，有些受宠若惊；另一方面，则出自他同三队职工亲密感情。他同样离不开他们啊！

眼下，王明振孑然一身来到这里，面对陌生的面孔，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工作……还没工作，先受奚落，哄笑。一股股又酸又涩的苦味涌往心间，这个总是向往工作，寻求工作的怪人，现在，有些忐忑不安起来……。

车轰鸣着冲上皂角井大坡，朝前行驶二百来米，往左一拐，开进了陡斜的厂区公路。

“准备，跳舞会开始了！”有个青年大声地喊了起来。

交通车行驶在坑坑洼洼的烂泥路上，把泥坑的浊水溅到几米开外，逼得行人不得不老早躲在一边。在七颠八簸的车箱内，几十个人不约而同地爆发出阵阵叫喊声。工人们一忽而左倒，一忽而右压……前仰后倾，污秽的叫骂声、喊叫声此起彼伏……这哪里是乘上班车，简直是在受洋罪！假如这也称得上“跳舞会”的话，又是一个多么拥挤、混乱、引人痛苦、发人深思的“舞会”啊！突然，一个急刹车，王明振的前胸被人潮挤压在前横梁上，他被压得差不多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身边的一个女工发出一声惨裂的叫声，待交通车开到厂门口停稳时，大家发现，这个女工已经受重伤了。

“骂哪样，是老子有意的么？”一个工人受了指责，气不打一处出：“这种鸟公路，这种破烂车，没有挤死人，还算这个厂有老天保佑哩！”

“莫吵莫吵，厂穷，人就穷。不吃点苦头咋行！”

“嘿，算不定哪天老天开眼，我们厂真有了棵摇钱树”那人 对王明振努了努嘴：“修公路，买几辆大型客车。你我兄弟，一人一个位，井水不犯河水。大家也不会这样骂爹骂娘，红眉毛，绿眼睛的了。”



王明振目送许多人将女工扶往医务室，望着骂骂咧咧的工人们，心比胸肋间压痛还疼三分。他根据三队的经验，清楚一个颠扑不灭的事实：这就是落后厂、队的倒霉处。没有足够的资金，工资都没保证，能说硬气话？做硬气事？眼前的情景，又使得他的心潮翻滚不已。他咬紧嘴唇，暗地发着大誓：一旦综合加工厂有了起色，有了周转金，这条连驾驶员也恨，也骂，也怕的泥坑，一定抓紧修！那职工梦寐以求的大型客车，要买！

(二)

王明振顶着细雨，在遍地泥泞的厂区内转悠着，沉思着。一切比他想象中的好不了多少：施工现场差不多被混凝土构件塞满；不少可利用起来的空地，却堆满不少废料；本来就狭窄的厂区道路，被前来提货的外单位车辆堵死；车辆排着长队，驾驶员们焦躁地按着尖锐刺耳的喇叭；工人们悠闲地聚集在一起，闲谈着，笑闹着，追逐着……。很明显，这是缺乏管理，缺乏承包制，缺少远见以及合理规划造成的。他有些奇怪，这个简单，易于发现的问题，竟没人过问，解决！

正如总公司党委指出的那样：厂的领导班子不重新改变，工厂不建立起责任承包制，任凭你有千万亿万，大锅饭也会掏得你个锅儿朝天！

他走到闲谈的工人中间坐下，对他们建议道：“把你们车间的承包搞起来，怎样？”

“承包？哈哈……这对我们，不是件新鲜玩艺。”

“那为啥没有搞起来呢？”

“算啦，别再拿这一套懵我们了。开始你们都说得展劲，听起来，心里头还痒酥酥的。“喂，同志们，干喽，完成定额，超产有奖！”到头来呢，“大团结”到不了手，‘黄牛’也牵不来。黄梁美梦，竹篮打水一场空。”

“从现在起，让我们把承包制搞活起来。要是政策不兑现，你们再编歌唱我好了。”

“骂的风吹过，得的铁实货。骂齐天，充其量发发气，

有啥稀奇？有屁眼劲的，就先在厂里定好条条，我们按条条同厂里签合同。你签字，盖厂章，敢吗？”

王明振点了点头：“敢！”

又有个工人伸过头来：“我们搞承包，那么你们呢？把我们的定额搞得高高的，你们在一边瞪大眼睛，摇着扇子……怕没有这样撇脱的事情！”

“我们的科室人员，也搞承包。”

“真的？”

“真的！”

“那么，A科长整天吃吃喝喝，根本不搞工作。这种人咋办？”

“还有B科长呢，大字不识几个，又不得水平，眼睛只顾自家，不管别人死活。可是人家有后台，这个老虎屁股，你也敢摸？”

“同志们，”王明振严肃地说道：“走改革之路，这是党中央指引的富国富民政策。只要我们相信党的政策，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更不怕只有关系，没有能力的人挡住我们的道路了。”

王明振经过几天的摸底工作，从工人嘴里，干部的家里，退休离职人员的心里……终于弄清楚工人、干部对改革不热心，不支持，是厂领导说话不算数造成的。难怪，工人自编歌曲骂厂长，骂车间主任，骂班长……这种对厂领导的不信任感，在今后的日子里将这些阴影抹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古人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一个念头在王明振脑中倏地闪过，他立即抓住，自言自语地说道：“有

关厂里的改革，有关承包责任制，为啥不拟出个条款来呢？这样，一切就有据可依，有条可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话一点不假！”

(三)

家，多么冷清的家哟。都六点半了，爱人刘润生没有回来，三个姑娘也都没有回来。从窗户往外望去，天空是灰褐色的，远山笼罩在一层雾气中。初春的阴雨天气，滋润了田野，千枝万丛绽出了新芽。但这个异常多变的鬼天气，又使王明振患上了流行性感冒，肝区的疼痛，也加剧了。

他头脑昏昏地靠在木沙发上，感觉得全身象一团棉花似地，轻飘飘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糟了！他猛然想起，九岁的小女儿也发高烧一天了。润生的单位也搞承包了，工作很忙，特地打电话叮咛他，利用今天下午到总公司党委汇报情况的机会，他同三妹都上医院看看病。这么大的事情，他也忘得一干二净！一股酸溜溜的滋味涌上鼻头，下午，他把多余的时间，强撑着去探望那个在交通车上，被压成重伤的女工去了。就说自己不关心自己，是为工作考虑吧。那么，自己的孩子，是亲骨肉，你又真把心思放在她们身上了？

这些年，他从东到西，从南走北，不是常年累月地蹲工地，就是身不由己地忙工作。晚上有点时间，也要去看望受工伤，生病的职工。老实说，委实打开了职工的心窝，使与他们产生情感融融，的关系。……那么，对自己的三个女儿呢，他没时间与她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时间为她们补习功课；没有好好地照料过她们……他这个当爸爸的，在她们幼

小的心灵里，象风，象影子，很晚吹进家，大清晨又消失了。当然，也有呆在家里的时候，那是肝炎病“十”号上升，非得卧床不起的时候。每到这种时刻，孩子们又都得避开他，他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这时候，领导和工人们上门来了，关心他，体贴他，安慰他……这是他关心职工，醉心于工作得到的甜果，相反，他与孩子们的情感却疏远了。

现代的中年人，万万千千的慈父慈母，他们与孩子们的亲切感，不能没有“文革”的“功劳”。那场“革命”毁了国家，毁了民族，但在三千六百个天日里，无所事事的悠闲者却俯拾皆是。在这些家庭的肥沃绿洲上，婴儿不离妈妈的怀抱，儿童不离爸爸的手。停产闹革命使千百万个家庭成了育儿园。他呢，哪怕是在动乱的年月里，也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工作……

难道，他真的坐不住？不。他的肝病真巴不得他好好躺躺。但是，他一联想起他的历程，那种“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的气节便脱颖而出。他生长在一个穷苦的家庭，共产党来了，这个打赤脚的湖南娃才得跨进学校的大门。他几乎从进学校的第一天就靠免费上学。凭着他的苦专苦学，他得到奖学金。以后，因学习优异他被保送到长沙第五中学读书，助学金和奖学金，这是他借以读完中学的保证和支持，并考入贵州工学院。说句不怕人笑话的话，直至大学毕业，他还没有穿过一件机子制出的衣服，他是靠粗衣布履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是靠党恩，人民的抚育成长起来的。“轻身本为国，重气大关私”，他能躺下享清福？不，不能！这样，他与孩子们造成的疏远关系，也就势在必然了。